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一至九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貢生臣秦瑸登

謄録監生臣陳曕燧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一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寓言第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

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

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十言而七見信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日出猶日新日新則盡自然之分分盡則和也

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是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輙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

之人之聽有斯累同應否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

二異訟必取是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

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使不借外十信

其七年在物先而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

也直是陳久之人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

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故曼衍莫能定曠然無

懐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於物就用其

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立言以齊之則我物復

不齊矣言彼所不言而我竟不言故未嘗言亦未嘗不言彼我情偏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自可統而言之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昨為卒理自爾耳莫得其倫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

寓重與不重皆巵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則疑而不信猶父不為子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巳則應而為是異巳則反而為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丈之人而言之以巳所重猶巳言也凡此書中稱引古昔者皆足以耆丈為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

謂陳久之人曷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巵而已巵之為物酌於罇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為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為大齊唯言無言而後大齊巵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

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為之至故曰天倪也

疑獨註寓言製名以言重言世俗所重巵言猶老子云善言無瑕讁也巵滿則傾空則仰喻言之善者因時而適變日出而不窮乃能和之以自然之分十言而九見信七見信皆局於陰陽之數不能無窮也言

出於己俗多不信故父不為子媒而藉外論之是謂寓言也重言如托以孔子顏回之類言雖出於己可推重則為耆艾如無經緯本末雖耆艾亦非重也學至於道斯能先人否則陳人而已聖人言之應物當理往而不留故曰日出唯能和以天倪所以曼衍窮年也卮言出於不言則萬理齊言則不齊矣莊子卮言出於既齊之後而齊與言言與齊皆不齊也莫若無言雖無言而未嘗不言孔子欲無言亦何嘗無言言

出於無言則雖終日言所以應物也何意於言哉雖終日不言無妨應世也何嘗不言哉此莊子巵言之意有自也而可有可有自也有自也而不可無可無自也下文體此有自有然是非彼我之所起可不可然不然將以齊彼我一是非也而然於然可於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則使萬物各足於性命之内然可在物不在我也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耶種者物生之始萬形萬變其化無窮相代始終如環

無端莫得其倫理是之謂天均人力莫與焉天均言
其平天倪言其始皆自然之喻
碧虛註寄寓之言十取其九德重之言十不信三此
世俗之見也卮滿則傾空則仰中則正日出則斜過
午則昃及中則明卮言取其正日出取其中君子言
出中正而明和之以極分而已藉外之言人多取信
父之譽子雖為巧辭世人不察是非而以已同為善
重者取其耆艾若年先而無德非先也止是陳舊之

人耳巵言日出中正而明和以德分之理因以不滯之辭所以盡其天年而無悔吝不言謂默默則寓重巵言皆齊蓋以不言齊之也不言之理自齊寓重巵言自不齊耳故曰齊與言不齊是言自屬言齊自屬齊此與一言為二之義畧同言無言謂無情之言巵言中正豈有情哉無是非愛惡之情則無是非愛惡之言故終身言而未嘗言若乃謹默括囊而中正未嘗去心則是終日不言未嘗不言也有自而可與不可

有自而然與不然言其皆有由然乎然可乎可由於道故也其不然不可不由於道故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故再舉卮言可久總結前篇萬物異種理自相代有形化無形無形生有形有情交無情無情變有情始不見首卒不見後循環莫測故曰天均自然均平取其極分而已矣

劉槩註水之在卮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溢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

巵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曼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為簡約矣若以寓言以祈人之合重言以祈人之信皆有為而言言之末也則巵言者其為言之本歟

鬳齋口義巵以貯酒飲之有味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以天理而調和衆心也父為子媒人必不信故

藉外論之已言所以止其爭變也借重於耆艾則聞者不敢非古先帝王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變始終期年期頤之年年先而學無所不見足以先人所謂陳久無用之人耳曼衍自得窮年以此送日月也以無言無為則歸於一理若以一而形諸言或以言而論此一皆為容心不齊一矣唯無言則齊無心之言是也故終身言而未嘗言不言之中使人悟理則非不言也凡人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各有

所是我何從而然可之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齊物篇論此甚詳非以自然之言調和衆口豈能千古不磨萬物之種同出於造化往來終始相代於天地之間其倫理之妙莫得而窮之天均者天理之同然也

寓重之義諸解已明十居九七之論為之優則出胷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人中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主乘機化道俾從信而入陶成善

心其憂世愛民亦切矣危言解者不一夫危之貯
水喻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非危所能
量遽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危不可也故其言日出
而不窮人亦聽之而不厭非若寓言重言之有所
去取也蓋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心
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辨哉父不為子媒一語
足以盡寓言之旨我所以藉外論之者為彼難信
故也其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

成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能化物而無迁也重言亦出於已言經緯論其才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卮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優游曼衍以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至此亦可矣後又隨掃其意云凡天下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為一齊與言猶無與有粗妙異理惡得而齊唯超有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當是言字下文可照此又明夫未嘗言未

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可有然出於固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巵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過也本經末篇自叙有云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則知是經所言灝瀚宏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讁難南華立此三言所以免乎瑕讁也夫以言免瑕讁猶未若忘

言而無瑕謫忘謂有而無之非不言之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機而禀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辯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遺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

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此明惠子不及聖人

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若役其材知而不復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法律背衆人所為聖人就用之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我無言也好惡是非義利之陳直用人之口耳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從心則横心所念更無是非横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為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絶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得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嗚

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此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為而自化也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藴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疑獨註孔子六十而耳順則無非是矣惠子未知以為勤志服知而得也謝如陰陽代謝未嘗有言大本

造化人才皆受於造化能反本復靈生理得矣若役於外物本失靈喪何生之能存律者述陰陽之氣法者順天地之德聖人與陰陽合氣故鳴而當律與天地合德故言而當法今則義利交陳於前以起好惡是非而出於己之私見直服人之口不服人之心欲人心服者順而任之不敢逆立因天下之定而定之所以為順也已乎已乎欲無為之意我無為則彼自定故曰吾且不得及彼乎

碧虛註年運既長德性愈明此與蘧伯玉章辭同而義別蘧瑗悟始是卒非未能自忘仲尼則化行不滯使人忘已難也始而所是隨事應變卒而非之終歸正道也前既未是今亦必非此愈損而愈益也勤志則少變服知則多矜孔子久辭世紛未嘗載其言也受才質於大道者聖迹不足恃復靈性以出生者隨變而任化故其聲合中和語成文教義利陳諸方册豈真服人之口而已以至奔馳師仰使人心服遵古

循理孰敢逆立持此委順世間可以定天下之定也吾不及彼孔子謙辭

鬳齋口義勸心服事於知見謂博學也孔子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耳才猶性本始也謂造物稟靈者知覺之性反歸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性之道鳴即言律即法義利在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可以服其口未能服其心必舍義利是非乃可以使人心服無敢對立爲忤者而

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莊子既稱夫子之心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吾安得及彼乎敬夫子之至也

人生隨年所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倐起倐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異黃帝書云宇宙同而受化與人在乎手萬化

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為天地枝幹之一周生人上壽之中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靜原其由患在於有我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為真是故遽夫子亦有五十九非之嘆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必能復其已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業鳴當律言當法猶

云聲為律身為度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己之好惡為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蘁從無隱范先生點句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至彼乎乃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二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寓言第二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叅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縣係也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係祿以養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釡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疑獨註曾子為貧而仕祿始及親雖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親亡祿不及而心悲此所以心再化也門人以曾子能養親而不以祿為係累故問仲尼仲尼謂參之孝愛孝也未能忘親則有哀樂於胷中豈得無係累唯無係者可以無哀故視鍾釜如彼其輕也言曾子未能至此

碧虛註心樂心悲為再化孝心不必論貧富侍養亦豈在厚薄而曾子言此者猶有蓬之心也夫然參稱

至孝必無係禄之罪又何有哀乎彼視鍾釜如蚊虻則其係可解矣

盧齋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矣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為悲喜乎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禄以代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俸禄之外掊剋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

三釜及親而樂三千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係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為重仕祿為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之於分又

何所係累哉

顔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

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郭註野謂外權利從謂不自專通彼我而與物同來者自得也鬼入外形骸天成無所為不知死生所遇皆適大妙則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而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於私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絶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然而果然故

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即物物皆遊物物皆觀矣

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来舍天成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所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

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為無命邪終若有所制也以為有命邪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邪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疑獨註野謂不文從謂不逆通則不礙物我忘也來則不去鬼入復靈天成與天合德不知死生聖也大妙神也至於神而極矣此學者入道之序人生而有

為以累其生則死之所自由私其生故有為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至於命者大同於物公而無私則無死矣生陽死陰知死生與陰陽為一則無自矣果然知此理則生不足樂死不足哀又於何而適不適也歷數天之象人據地之器人處兩間天地之道求之於我而已命者天道鬼者人道始終以天道言相應以人道言天人交通陰陽性命之理備矣寄之於有無之間而疑之是深於知道者也

碧虛註野謂初心質樸從謂不逆他情通則徹理無礙物則同一混成來謂衆歸其德鬼入深造窅冥天成無為自然不知死生則有無一體九年大妙則數究純陽神化莫測也生而有為動之死地為有私故勸之從公背公者必以私死其死豈無由哉生者強陽之氣無所自也汝果能至於大妙乎大妙者無公私生死無適無不適可謂至極者也在天成象歷數可推在地成形人據可知唯我無心孰能測之事有

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皆天命使然相應謂前學道九驗鬼謂靈響有應無應在用功之深淺通靈之遲速也學道雖有序其要在乎獨化論程則九年而悟不出乎旦暮之間耳

鬳齋口義野反樸從順從通大徹也物如槁木死灰來謂寂寞之中有不滅者鬼入納造化於胷中天成與天為一也不知死生即無入而不自得大妙極玄也自一至九借為節次此事非可以歳月計也人以

生為有生孰見自私也以至公之理勸之欲其知世間無不死之物謂之死則有所自求生之始無所自既始無生安得有死陽謂動之始以死生之理始此言之不知其果然否也適不適猶云然不然要極而觀然不然未可定也歷數人據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世間萬事萬變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暮寒暑時至氣應安得謂無鬼神譏未必福仁未必壽安得謂有鬼神此

言造物不可知之意

人生隨俗凋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質樸從謂順人不失己通則徹理物則忘我來謂人歸之鬼入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數極造微神化莫測矣人能以無為為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躭於有為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

字絶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求益已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因生為有自生者從無而始謂為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由是知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又恐論其適不適邪天有歷數可推否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物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知其始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

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諶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唯其難窺所以為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乎神在乎力行心契則功躋大妙亦何待乎九年哉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

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形也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是强陽運動

相隨往來耳無意故不可問也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之甲蛇之蛻而非蜩甲蛇蛻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爲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邪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況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

待則不為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疑獨註叟叟指衆罔兩奚稍問何必問也凡屬造物者皆有所待而不知所以然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蜩蛇與形也火日有光影之所聚陰夜無光影之所藏此吾所以有待也而況形又有所待乎言待造化也形來則我與之來形往則我與之往形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此皆由於獨又何足以有問乎

碧虛註一燈一影十燈十影燈影旣多微陰益衆詢其俯仰行止形使然邪影自然邪其動靜有無皆莫知所以影與微陰則有形而無礙蜩甲蛇蛻則有質而無性當其未蛻止有蛇蜩及其已蛻甲皮故自有焉則影也形也其不相因明矣蜩也蛇也亦何嘗顧蛻哉世謂形生影影生微陰然影之生也聚於日火代於陰夜於形何有形當明而影生似有待也處暗而影滅似無待也來往運動雖由乎彼應之無心則

在乎此又安所致詰哉

鬳齋口義叟叟音蕭若隱若顯貌稍猶率略言予之所有本不知其所以然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蜩蛇以影比蛻甲亦似之而非也物過日火則影聚陰夜則影代去矣彼指形影自謂彼豈吾所待邪然形之動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形待强陽之氣而動我亦從之其爲强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論同

但添日火强陽之說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間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寘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

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與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動靜必有主宰世人日用而不知則罔兩之問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正明此義所謂真宰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育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聞和則獨化之理

明罔兩之疑釋矣強陽謂人稟造化之氣能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聚則有其散則零直寄焉耳儻知獨化之主則真我長存彼之聚散無足問也況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

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郭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呂註睢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召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諜成光則戶外屨滿之召也伯昬所以去御寇

其趣一也

疑獨註子居楊朱之字進盥漱巾櫛明其潔己脫屨膝行言其謙恭睢睢盱盱矜夸見於外誰與汝居也告之以聖人知白守黑故大白若辱不自滿假故盛德若不足子居聞言而悟其往也舍者迎將有禮避席讓竈言其外矜故人致敬及聞道而去外矜之色故反也舍者不示人以迹不知所以敬之也

碧虛註睢盱傲慢之容其往也威儀盤辟使人敬畏

其反也視猶衆庶使人忘我也

鬳齋云睢盱矜持言物我未忘嘗若與人同居家公旅邸之主煬炊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則不知有可敬謂得老耼點化則退然自晦人亦視之以為常也

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邪夫行潔白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此所以為不可教子

居閒告蹵然不安容為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絶句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真實存使人忘外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

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卮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曰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為固然固可邪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覬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真從徼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

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况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為親為禄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妙則心日虚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巵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閼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

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閲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劒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遭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義重復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說劒類從横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為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嘗謂莊子之文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

而陰助之則亦獨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
麤迹為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內外部若有間
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立言者不無精粗之分抑
揚之異或門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
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啟後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三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讓王第一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

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

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手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郭註略而不備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為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註憂藏乎心謂之幽憂支父不以天下害其生

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唯異乎俗而皆未能無心也善卷喻懷道之深石戶之農善閑而敦本善卷之言為已而求自全石戶則指后之為人嫌其德未備皆未能無所不適也太王亶父避狄不忍以土地而害人民可謂能尊生矣夫有身不能不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過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為尊生也王子搜避位而逃可謂不以國傷生矣雖不累於物而愛民愛已之心未

忘則猶有係未能無迹此皆聖人之緒餘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為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碧虛註外天下者衆害不能干重其生者他物不能惑唯暢然虛懷則可託身於四海之上也天地大德曰生至人之所寶貴故不以天下易之毳褐饘粥以自足孰肯以物為事而喪其天真哉是以狷介者不肯屈於人德厚者乃能貴其下勁節褖力所以立大

功放浪不反所以激貪鄙地所用養養物也物之所養養民也今爭所養之物而害所養之民聖人不忍為也富貴者重失在乎養傷身貧賤者輕亡在乎利累形故為君而致患不若退隱而自全也

𤸎𤸎云幽憂之病猶云暗疾夫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有天下而不與也捲捲音權自勞貌蓧力勤苦用力也堯舜二段無結語與前意同用以為養謂土地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物為輕此譏當時

患失之士唯無意於君者方可以託國故越人欲得

王子搜爲君也

褚氏管見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倫贊天地

育萬物也君位之有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之所

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

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埶

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處之非榮故

其辭讓易如脱屣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

無物足爭矣其胷中所存詎可量耶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為堯舜太王之德業固不待讃揚而諸子之髙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語之讓大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内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為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猶不屑受肯效後世矜詐恃力悖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吕氏春秋引此章髙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已謂方憂身之未治何

暇治天下為此所以異乎俗也大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子搜逃民而恐其害己恐害民則能愛己恐害己則能愛民此越人所以欲得為君以其德著而不逃蟻慕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是又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云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

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

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疑獨註廢謂斬斷而無用能不顧其臂以取銘而有天下乎侯曰不取也由是知兩臂重於天下身之於臂又重也以韓國比天下韓已輕矣所爭之地又輕於韓今反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是棄其甚重爭所甚輕豈不惑哉

碧虛註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埸廢地何苦爭為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鱉而失靈龜斷

右臂而爭一毫折鏌鋣而競刀錐可謂不知輕重者
也

鬳齋云銘猶契約攫其銘可以有天下愛身者且不
為之況韓國比天下尤輕今乃以不得為憂戚而至
於愁身以傷生又重於失一臂矣

韓侯與魏爭邊境所侵之地蓋無幾而憂形於色
可謂於所輕者重而所重者輕矣魏之諸臣諫者
莫聽華子入見諫之有道為左攫銘而右手廢右

攫銘而左手廢一利一害不可免也在人審利害之輕重而去取之耳侯知臂重於天下身長重於臂而不知韓之輕於天下所爭侵地又輕於韓審知其輕則重者見侯聞諫亟悟明輕重之當然也吁韓侯亦賢矣哉華子亦知矣哉

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使者至顔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顔闔之家與顔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顔闔

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亦不詳及

疑獨註顔闔處窮而通真惡富貴故莊子取之夫得道之真者不可以生死言故朝聞道而夕死及其貴愛以身為天下則聖人之迹也緒餘土苴之賤微末不足道聖人為天下之迹出於天下之寄託亦聽之而已故曰餘事所以之所以為言有所動作必察其當然後應之隨珠彈雀喻世人以生易富貴棄

重而就輕也

碧虛註緒餘土苴言去身愈遠則愈粗聖人之治身也虛心弱志帝王之立功也手跰足胝以立功視治身特餘事耳顏闔知其所以之之未可也所以為之未必也故不受幣焉士有甘藜藿而忽富貴者身可屈而道不可屈其自重若隨珠輕利祿如燕雀耳

鬳齋云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兩截其意只謂

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心有天下而不與方可以盡

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過而心實不然緒餘土苴

只就於事上生猶云塵垢粃糠近世荊公之學真把

做兩截看了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

文公深辯正之以珠彈雀喻甚明嘗

祭闔之心真惡富貴者超出世俗所見萬萬矣惜

乎不滙恍以辭乃失誠於使者似亦稍戲淳德使

者既造其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

而反審無乃過淳矣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於闒固不容多議然魯侯渴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得與之共理大業以躋昇平實由乎使不使之過故申言以為戒且天下功業宜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所可窺測哉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

冗隋侯之重侯當是珠此章全見吕氏春秋可証

不韋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冦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

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亦不詳及

疑獨註士以正行而見知人以察實而求我則彼之所審者確我之見知亦無愧矣子陽為鄭國相未嘗與列子接忽因人言而遺之粟夫因人言而知之必因人言而罪之此其所以不受也

碧虛註士甘陸沈無聞豈肯屈志而受無名之祿苟

殉妻子之情而蹢躅於禍網哉

鬳齋云子陽以人言而遺列子粟非真知己也譽而

可以信毀亦信之矣

子陽相鄭秉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

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道而遺之粟則亦遇

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為因人之言而遺我惡知不

因人言而罪我邪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覩微而知

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孰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為此哉夫至人之所為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况他人乎此言被褐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真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説走而從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説屠羊説曰大王失國説失屠羊大王反國説亦反屠羊臣之爵禄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

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

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郭註以義明不復釋

疑獨註方莊子之時人多不安義命而僥倖富貴故引屠羊說之事警之雖處屠肆而能守分如此誠可以激礪薄俗三旌三公之位也吾知其爲富貴矣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今於屠羊說見之

碧虛註誦詩書而發冢居屠沽而守義者何代無之

夫竊勢以為已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鬳齋云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事三旌三公車服各有別也

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賞安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祿者為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

為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為之使舉國臣人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相與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

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顔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

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已上三章意義同貫郭吕不詳釋

疑獨註原憲貧而無忌者也曾子貧而能自遣也顔子貧而樂道者也養志者忘形原憲是也養形者忘

利曾子是也致道者忘心顔子是也

碧虚註子貢相衛結駟連騎入窮閻過原憲而歎其何病憲荅以是貧非病子貢愧其言之失也夫过趨世態希望功名親比周旋交搆朋黨學不治身教藉資給坐仁義之慝盛輿馬之飾學道者豈忍為哉原憲則學道而能行守義而不屈者也曾子養志故不仕忘利故寡合忘心故契道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者行修於内不殆者無位不怍此仲尼之所謂

令於顔子見之

儒齋云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故衣塞之抵風雨也華皮爲冠縱履曳履也假仁義以文姦曰㥯緼袍絮衣無表外破而絮見腫噲虛浮也商頌所歌之曲若出金石言其有節奏致道者忘心無心故近道也學道足以自樂二程先生每教人求顔子樂處不可草草看過誦之久矣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

原憲安貧絃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門如坐廟

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瓣零之時帝者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希世而行至輿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砭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噲胼胝衿絕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欲臣之

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怍襲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為簞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有深淺若子貢之遊説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三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為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公子牟曰雖知之未

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郭呂略而不論

疑獨註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公子之貴其心最為難勝故雖身在江海而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奈何而可以忘此答以重生

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
然其心不能自勝其私則神道寧無惡乎神生於虚
今牟心未虚所以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挫損情欲
重傷其性與無壽之人類矣言牟爲萬乘之公子一
旦隱居巖穴欲如布衣之士實爲難能然有其意則
可期之以至也
碧虚註公子牟雖嘗省道味之淡不能勝樂餌之美
順所好則養生閼神靈則廢虐既失養形之樂復增

閼神之憂非重傷而何魏牟慕嘉遁之名虧隱居之實其意易發其操難持然比之顛冥富貴者固有間矣

慮齋云知吾生之可重則外物輕矣理未能姑順之而勿强抑强抑則内傷其神神惡之矣此非自養之道不入壽者之類可謂有其意勉而行之者也

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音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

强抑閼或速神為句謂從心神所適也夫學道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不能自勝也又云强閼而不從此之謂重傷則是使人任情縱樂以為道有類列子載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勿閼者也原其本意蓋為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為難能若過閼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進進不已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為富貴學道者之勸庶不

至望崖而反若衷吾者以伯國强兵爲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年比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爲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三